

西臺集四



中華書局

西臺集四  
畢仲游撰

叢書集成初編

西臺集四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 西臺集卷十五

## 行狀

丞相儀國韓公行狀

元符三年十月詔以通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南陽開國韓公爲右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公故侍中魏國忠獻公子也。忠獻之子六人而公居長爲人外和美鬚髯姿貌辭氣大抵類忠獻而仁厚平恕無所矯飾。自忠獻在時已有人望識與不識曰是魏公之子而如魏公宜其復爲相也及爲相制下都城傳布除目行道之間鼓舞相告先是公在仁宗皇帝朝嘗以太常少卿充大遼正旦國信使燕于遼帳遼主問左右孰嘗使南朝識所謂韓侍中否或言國信少卿貌類其父果類否對者曰實類遂使工人圖之至神宗皇帝時公復以給事中使遼持禮詳重姿貌益奇偉凡在北廷之人皆拭目觀之及公爲相後遼人賀正使蕭喜張從約來語行人李某曰比持禮回北主問韓忠彥今安在從約對曰在大名北主曰何爲相而在大名耶居兩月間爲相制下北主大喜不覺大聲起曰此真宰相矣然則忠獻魏公事仁宗英宗神宗爲宰相九年定冊安宗廟隱然爲時宗臣而公亦歷事四朝出入内外所至可紀卒亦至宰相公之行可得而言矣公諱忠彥字師樸魏公而上七世家于安陽故公爲安陽人以魏公任恩守將作監主簿力學爲文章登進士第改郊社局令勾當府司檢校庫丁母魏國夫人崔氏憂服除改祕書省著作

郎神宗皇帝卽位遷祕書丞。魏公辭位去國。以故事召試除祕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宗室秦楚王後無嫡子嫡孫同母弟又無庶子傳至庶孫疑所襲議者欲舍庶孫而使曾孫襲封。公奏言中令所載以古禮嫡長孫之外皆爲庶孫既在庶孫之列則雖非見襲之子某服兄弟亦皆庶孫矣。今庶孫在也而舍之使曾孫襲封若有大功庶孫而無曾孫則將誰使襲乎抑遂除其國乎。今秦楚之後無嫡子嫡孫同母弟又無庶子則凡在庶孫之列而長者當襲之人也。詔用公議會召故荆公介甫爲翰林學士與學士呂公著同侍講通英二人奏言故事講者坐而侍者立自乾興以來講者立而侍者坐請復故事下禮官公議以謂故事侍臣與講者皆坐或侍者坐而講者立或講與進讀者立而侍臣皆坐此人主之恩出一時者也顧皆無所輕重卽人主不命而自請之則非禮孔子之時人臣或拜君于上孔子曰拜下禮也雖違衆吾從下今侍臣講于上前而立五十年矣以孔子拜下之義觀之姑用乾興以來故事可也何必改詔是公議除兼本寺丞事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權開封府推官遷判官以太常少卿爲大遼正旦國信使還丁秦國太夫人憂解所居官終制除三司鹽鐵判官三司使出通判永寧軍事召還爲三司戶部判官丁魏公憂服除貼直龍圖閣知審官西院三司戶部副使改鹽鐵副使超授右正言寶文閣待制高陽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瀛州是歲元豐四年也朝廷以夏人囚殺其長常用兵四萬下米脂數十城夏人陰使遼求救遼人爲移書至闕下朝廷報以兵端而北書復來會永樂用兵不利而當遣人使遼賀生辰上難其人二府以安燾爲對上不可又以李承之李定爲對上又不可上曰韓忠彥嘗使遼遼人信

愛之而知其父琦有勳勞德望加重其子今日使遼忠彥其人也乃以給事中召公充北朝賀生辰國信使公至上前辭曰臣嘗使遼而今復往無乃使遼人妄意中國爲乏人也上曰卿無言行矣西事未定無以易卿者公遂行遼人使趙資睦迓公境上行且問西事一切以閒暇對之且曰西事小小役爾何足問及至其庭中縱觀者如堵皆咨嗟嘆息乃使其國參知政事王言敷燕公問夏國何大罪而中國用兵不解也公曰夏人之罪中國嘗移文矣觀所移之文則罪可知也言敷曰聞已還兵塞上信乎如此而南北大國之好可保也公曰問罪西夏乃細故爾南北大國之好豈相奸乎言敷更有他語公連以言柱之及還資睦詘服返曰先正侍中之制西事有政策今取城若砦數十使先正侍中而至今快可知也公歸神宗皇帝勞之曰使乎使乎後大遼使至上復使公館客西北之釁遂解官制之行也章惇爲門下侍郎而給事中爲之屬失其職矣乃復奏言今月丁亥詔門下封駁視中書舍人封還之制庚寅復奉詔門下封駁從執政官議不同乃上之竊以給事中與中書舍人任遇均也一則不稟議而聽封還一則聽封駁而先稟議且所駁正之事執政所行也事當封駁則與執政固已異矣異而取決于上乃其職爾而更從執政稟議是爲失職願從丁亥詔爲正從之公又言左僕射王珪爲南郊大禮使所下之事不從中書畫旨出一時又不從中書奏審皆非官制也官制之行將爲萬世不易之典今行未期月而南郊大禮所行已不用官制後將若之何神宗皇帝詔如官制于是中外之事必由三省而下法官郝京爲大理司直有比例而無法吏部患之乃稟于都省而具鈔公曰官制有令必用法也今援比例同廢法是無官制也駁

之神宗皇帝嘉公之守。于是自吏部侍郎郎官都司官吏皆差次受罰。而丞相與同列謝于殿上。乃以公爲禮部尙書。俄遷樞密直學士。定州路安撫使。知定州。州貢文綾文絳有常數。詔增貢文綾百疋。絳百疋。公上言。唐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詔貢文綾千疋。德裕奏言。若將匪類臣下。則千疋豈足于用。若止上躬自服。何至多用千疋。奏至。遂停之。臣幸遇聖朝。則德裕前日之言亦臣今日所當言者。惟陛下察許。詔從罷之。凡江東西二浙屬郡增貢之數亦罷。遂召還爲戶部尙書。而元祐會計錄成。其大較一歲所入不足以供天下一歲之用。公深憂之。因上言。今天下乃祖宗之天下也。祖宗之時。歲入之數多于所出。故國計有餘。祖宗之天下。乃今之天下也。今歲出之數多于所入。故國計不足。臣竊計之。凡文武百官宗室之費。加倍于皇祐。而四倍于景德。三班常選胥吏之數。則又過之。而天下二稅。榷酤。征商山澤之利。較之皇祐景德之前。無以大相過也。則國計盈絀。正今日所當議者。上遂詔議裁省中外冗費。置局于戶部。公復上言。上自宗室貴近。下至官曹胥吏。旁及宮室器械。皆可得而議。惟宮掖之費。有司不得而見。雖見不可盡也。按寶元中。嘗詔入內內侍省。裁節禁中之費。報詳定所。慶歷中。又詔入內內侍省。以章聖時簿帳。較近年禁省之費。以聞。願陛下上法寶元。慶歷。祖宗已試之效。亦詔入內內侍省。付裁禁省之費。報于有司。使天下曉然知陛下節用裕民。自宮禁始。天下幸甚。當時所裁。雖不盡如公意。而歲省縣官之費已數十萬計。上倚公以爲執政者久矣。會尙書左丞某甫去位。卽以公爲中大夫。守尙書左丞。趙瞻薨。復以公爲同知樞密院事。進拜太中大夫。知樞密院。是時夏人已得所賜地。事分畫。丞相呂大防、關右人也。喜用兵。故

西師尙未解嚴而公意在偃兵息民以安邊境嘗曰兵在平日猶爲危事今主上富于春秋太皇太后垂簾共政是豈用兵時也故訖公在西府七年非甚不得已兵未嘗窺于境外會宣仁聖烈皇后崩哲宗親政更用大臣數人其下觀望爭取垂簾時事爲言公見上奏言古者君薨三年聽于冢宰不言古今異宜故有母后垂簾之制乃遭會時變補天之隙權宜之大者豈得已哉昔仁宗皇帝初年莊獻明肅太后垂簾共政及仁宗親攬政事言者亦爭取垂簾時事言之仁宗曰是持情近薄不可聽也乃下詔戒飭中外不得言垂簾時事遂出仁宗之詔爲上讀之哲宗皇帝嘉納久之謂公曰知人實難然自先正侍中以來閱人必多矣今侍從之間率自引去誰可以爲侍從者公薦彭汝礪曾肇井亮采張舜民韓宗師范純禮韓宗道七人且曰汝礪肇有詞學而以名節自許亮采端亮不倚舜民質且有文宗師安恬久次臨事不苟純禮宗道立朝守正無所阿徇皆今日尙書侍郎給舍之選也哲宗皇帝亦嘉納用之然公自章申公爲相卽求去位至紹聖三年正月始以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改定州路安撫使知定州章申公幸公去且憚公復來乃使言者言公在西府時嘗棄湟鄯之地降資政殿學士知成都府不行復知定州改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大名府路安撫使先是魏公嘗以武康軍節師鎮及定武寧熙中又以侍中判大名府有德于趙魏之邦故定武大名皆爲廟以祀魏公而公相去三十年亦爲鎮定帥而知大名仍有惠政見稱于二邦故定人魏人亦爲像于魏公之廟而祀之章申公慷慨未已又使言者言公嘗同尙書左丞王存聯奏請刊除謝景初過名非是降中大夫會哲宗皇帝晏駕羣臣朝晡臨道路相傳曰召公矣又

曰。公今來矣。及上卽位。以吏部尚書召公。都下相告語。欣欣然如召其父兄。至則除門下侍郎。進封南陽郡開國公。見上陳四事以裨新政。一曰廣仁恩。二曰開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息用兵。其廣仁恩之說曰。孟子曰。湯武之所以得天下者。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而唐封德彝。教太宗用刑罰以治天下。太宗曰。是欲我失人心也。本朝自祖宗以來。推廣仁恩德澤。以固結人心。故方內大寧。如泰山之安。近年執政大臣。驚于功利。而以苛察相高。政太急。刑太峻。其失人心多矣。社稷之憂也。願陛下遠鑒湯武。太宗之治。近摹列聖之用心。罪疑惟輕。寬以御衆。益推廣仁恩德澤。以固結天下之人。則人心安。人心安。天下不足治也。其闢言路之說曰。竊以中丞御史諫省之官。自昔以爲人主之耳目。耳目之官。人主豈可不自擇哉。近年執政大臣。慮臺諫之爲己蠹也。乃布腹心于言路外。雖不事請謁。而中實相通。以蔽欺人主耳目。人主何利焉。其間有論及時事。與執政意少忤。衆人曰。其必以罪去。而果以罪去矣。願陛下旁采忠直重厚之士。親加識擢。布在言路。如其敢言有補。惟陛下容納主張。特加旌勸。行其言而用其人。則言路闢。言路闢。則天下之事始可議矣。其去疑似之說曰。法無舊新。便民則爲利。人無彼此。當材則可用。自紹聖以來。六七臣者。凡曰元祐之事。不問其所從來。一皆以爲非是。而不行。凡元祐除用之人。大則投竄。小則退斥。枉損人材。無補于事。且元祐者。先帝在位。宣仁權同聽斷之年也。何負于天下。而逆施如此。願陛下用人之際。無分熙豐元祐。惟是之從。惟材之用。則萬務畢舉。天下安寧。自無事矣。其慎用兵之說曰。臣自先朝蒙恩。守土于外。聞朝廷熙、秦、延、慶、涇、原、河東六路進築。五七年間。建置城若砦壘數十。得地雖廣而不

可耕皆由永興等路州軍轉餉以饋之欲實外而外終不可實自陝以西民力大困斬獲之數則增一爲百失亡之數則減千爲一願陛下試令有司考其用兵以來之費出于府庫及將吏官軍散亡之實幾千萬數而所建置城壘可耕之地收入以爲用者其數幾何而邊城父子肝腦塗地與官軍逃散瘡痍故者其數又幾何則進築利害較然可見矣今日邊事惟亟罷進築之兵以休息中外惠養萬民則天下幸甚上皆嘉納之公自召還爲吏部尚書未拜而爲門下侍郎爲門下侍郎踰月遂爲相命旣下公上免表其詞曰今蠭萌未消國是難一事無可否必分年號而後行臣無忠邪槩指朋類而皆廢西方師老而財匱斗米至于千錢北道河潰而民流十室幾于九去大需更新而猶多禁錮宿逋雖減而尚困追償方當大有爲之時宜得不世出之主識者見而喜曰上醫醫國醫者識病則病可治也公旣識今日之病天下其有瘳乎上旣聽用公遂數下赦令蠲天下逋責盡還嶺外流人甄敍士大夫之遷謫者而內外之臣可任使及嘗爲御史諫官忠直敢言與天下知名士率見收用公嘗與上從容論天下事上問政令之行猶有當先急者乎公因建言哲宗皇帝卽位嘗詔天下實封言事由此能言之士獻言于朝者千萬數今中書所編類章數是也自章惇爲政以來與上書言事者爲讎敵乃置局編類摘取語言近似者以爲謗訕故上書者率皆得罪大傷求言之體今臣聞編類之餘猶有五百餘疏繼從編類近日陛下又詔中外許直言朝政闕失然編類之令未除則能言之士必懷疑懼疑者疑求言之意非誠懼者懼如前日之獲罪則今日求言之詔豈不妨哉臣願陛下亟詔有司盡將已類未類之章與省中所行編類前後文書納之

禁中罷其所置局則中外之士無所疑懼而所求忠直之言始可來也上卽詔罷編類局事章數文書盡納之禁中仍詔公曰已焚之矣當是時中外欣欣然以爲嘉祐治平之事可復見于今日也是歲郊天爲南郊大禮使進右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儀國公而曾布子宣爲右相子宣數至上前留身務破壞公所爲以中傷公所引重者或勸公亦留身上前與之辨公曰宰相自有體如是又一曾子宣也其相去幾何道之不行我知之矣乃上章乞罷相補外上封還所上章使中貴人趣公至都堂視事而諫臣吳材王能甫數奏疏言公以嚮子宣意所便公聞之復上章請外章凡三上乃以公爲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而材與能甫言不已乃罷大學士猶知大名初欽聖皇后垂簾共政而故相章申公惇猶未去位公與申公簾對皇太后曰登極之恩博矣無所不被廢后孟氏可復也公退謂申公曰有故事乎事體之間無所傷乎曰無傷及以事對上曰復孟氏則可而皇太后欲復孟氏而廢劉氏奈何復一廢一則上累永泰豈小哉公等執政也其執之公曰陛下之言乃謨訓也其敢不執退見皇太后皇太后盛以廢復爲言不可易公援引古今具道其所以然以死爭之皇太后之議遂格而言者不知又曰是嘗動搖中宮乃降右正議大夫提舉西京崇福宮公自罷相守大名凡三黜怡然無所辨及言者誣公以中宮事公曰是不可不辨也乃具言其始末上之而言者抵公尤力遂降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居于懷言者未厭乃曰公在位嘗棄湟州非是遂復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居于濟及復湟鄯又謫磁州團練副使是歲崇寧三年十一月也明年九鼎成大赦公得歸相又一年復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崇福宮如故俄復通議大夫

請老遂還公故官。以宣奉大夫致仕。踰年薨于安陽之里第。實大觀三年八月二十日也。享年七十二。惟公系出博陸。自高祖而上載于顧命之碑。與龍圖閣直學士潁川陳薦所撰次魏公之誌不備言也。曾祖諱某。太子中允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燕國公。祖諱國華。諫議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及公在位。申贈燕魏二祖皆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而忠獻魏公以故韓王趙普故事贈不加娶兩夫人皆故太尉惠穆呂公公弼之女嫡曰韓國夫人繼室曰冀國夫人四女五子。十一孫三曾孫子治中奉大夫。澡朝散郎浩奉議郎澄宣德郎女嫁蔡承馮詢王傅約王朋約有既嫁而卒者。孫曰肖胄、肯胄、膚胄、完胄、宏胄、安胄、寶胄、膺胄、昌胄、莊胄。昭胄曾孫曰龢、協、彬。或問公之所行孰爲大。曰公有大焉而人未之思也。爲其父爲宰相而身又爲相乎。曰漢唐本朝父子爲宰相者可問亦可記也。美則美矣。奚其大。曰爲其逮事五朝。出將入相。兄弟聯榮。子孫衆多。門下之士誦美無窮乎。曰顯則顯矣。奚其大。然則公之所以爲大者何也。曰公質剛氣和。居家不妄語笑。內無機心。外不事矯飾。天下之士不待被公之恩。承公之力。皆咏公賢。而期公貴。非天爵之高。不至于此。此則似大矣。然猶未也。蓋嘗聞士處窮困。甘藜藿。揭衣蓬戶。出入爲常。及其遭時遇合。都廊廟位卿相。得志之事。日日在前。而能不忘宿昔窮困未遇之心者。以爲賢矣。一旦失倚離權。身折勢奪。宜其追惟宿昔窮困未遇而等之。有以自處。然猶憔悴枯槁。或慍懃而自失。故屈平懷石。亞父疽殞。賈誼忌鵬。張昭塞戶。漢唐以來。公卿大臣。以廢放不用。而顛沛若無以樂其生者。比比是。而公生于魏公之世。長于宰相之家。少有聞望。食飲服用居處。行乎富貴者四五十年。卒亦自爲宰相。

豈嘗知閒放之事窮居之樂哉而崇寧大觀之間遭吳材王能甫之毀身被五黜僅夷庶士去都邑廟堂之重而寓異鄉下里之居辭公卿寮采之奉而接野夫鄉老之陋謝旌麾徒御之衆而甘與臺僮使之約富貴之事物物不同而公中懷漠然不異平昔門下之士間得請謁于前者辭氣顏色了不見其欣戚惟以上恩保全先衆人還鄉里敍感而已則良爲大也蓋能用而不能舍能顯而不能晦能處安樂而不能處患難皆非成德也能用能舍能顯能晦能處安樂且能處患難然後爲成德成德始可言大矣故曰公有大焉者此也公所著文章集爲三十卷奏議二十卷魏公行事一卷家傳十卷藏于家未出謹狀

# 西臺集卷十六

## 行狀

丞相文簡公行狀

畢氏出自姬姓周文王第十五子高封于畢以國爲氏後漢兗州別駕謚居東平遂爲東平人謚之五世孫曰衆慶宋兗州大中正衆慶之五世孫曰憬仕唐至司衛少卿許州刺史憬生構與栩構爲戶部尚書謚景公栩爲鄧王府司馬栩之曾孫誠懿宗朝爲宰相而構之五世孫楨爲振武天德營田判官楨生宗昱仕至雲州雲中令贈太子太保娶吳氏追封鄧國太夫人宗昱生球仕至本州別駕贈太子太傅娶史氏追封韓國太夫人球生府君義琳嘗以策干漢高祖于太原高祖深悅其言而不能用相國扈彥琦司空蘇禹珪數以府君太原策中事言于朝欲召用之而亦不果卒于澶州觀城縣令贈太子太師娶藥氏祝氏追封代國鄭國太夫人由太保至鄭國皆文簡公貴之贈典也文簡公諱士安字仁叟太師之子也太師而上世居代之雲中太師卒于觀城公纔二十歲奉祝夫人居喪以禮聞祝夫人取太師手自抄書數箇授公使讀及出太師所選清白規檢使行之夫人曰澶之士人吾略知之矣孺子無可與游者乃與公之宋宋猶澶也夫人未知所適或言鄭多士大夫子弟有賢者乃自宋復與公之鄭果得處士楊璞及韓丕劉錫從游公于是博綜羣經通諸子百家之言究極古今治亂得失君臣父子忠孝仁義治民行己

之本末。祝夫人乃喜曰：吾固知孺子之可教也。乾德四年，公舉進士，而故晉公王祐方知貢舉，見公文大喜，遂以公爲第三人。開寶三年，選授濟州團練推官。州民王禹偁爲磨家兒，年最少，數以事至推官廈中，禹偁貌不及中人。然公陰察禹偁類有知者，問孺子識字乎？曰：識。嘗讀書乎？曰：嘗從市中學讀書，能捨而磨家事從我游乎？曰：幸甚。遂留禹偁于推官廈中，使治書學爲文。久之，公從州守會後園中，酒行，州守爲令屬諸賓客，竟席對未有工者。公歸書其令于壁上，禹偁竊從後對，甚佳，亦書于壁。公見大驚，因假冠帶以客禮見之。原註州守令鸚鵡能言，爭似鳳禹偁對蜘蛛雖巧不如鸚。自此禹偁寢有聲，後遂登第進用。反在公前。及公除知制誥，禹偁先已爲舍人。其詞禹偁所行也。世以公爲知人。公在濟州二年，太祖皇帝聞公名，詔赴闕，面授兗州管內觀察推官。太平興國初，擢大理寺丞，兼三門發運事。吳越王錢俶入侍，選公知台州。公至臨海，上言錢氏籍其土地，民上之于有司，而賦入之數倍于其舊。蓋欲張大以自納于朝廷，然瀕海之民新得天子之吏，牧養安輯務從便省，苟徵倍稱之賦，恐失民心。今州縣文書具存，宜明詔有司，一取錢氏舊籍爲賦入之理，則上之惠澤可以下究。瀕海之民亦欣得天子之吏，宜不失職。詔下有司行之。至今浙右之賦有輕者，因公言而用舊籍也。明年，上遣使採訪吳越官吏治狀，公居最，以名聞。遷左贊善大夫，知饒州。原註事題國清寺詩序，改殿中丞。歸朝爲監察御史，知乾州。祝夫人已老，治家益嚴。公與陳國夫人事之，益盡孝道。辨色即往問安，因侍側食焉，而後敢退。蓋嘗新其室，牆塈未堅，問安未退，或倚以立，至隱之成迹而不自知。至是從京師走乾州，道遠非祝夫人所便，辭乞下遷，改監汝州稻田務。雍熙三年，諸左右向以左拾遺召公。

兼冀王府記室參軍。太宗皇帝延見勞問，賜襲衣銀帶鞍勒馬，遷考功員外郎，端拱中，詔王府官各獻所著文章，上讀累日，謂近臣曰：「才則吾自見矣，行孰優乎？」有以公對，上喜曰：「卿之言，朕意之所屬也。」遂以本官知制誥。冀王入見，頓首再拜願留，上曰：「朕不以愛子而妨用賢也。」卒不許。是時宋興四十餘年，中外幾平，文學侍從言語政事之臣，輻輳上前，至論德行，必以公爲稱首。淳化二年冬，上欲召公爲翰林學士，而執政欲用張洎，因對言洎之文學資次，不在畢某下。上曰：「劇知洎文學資任不下畢某第，以洎之德行不及畢某爾。」執政乃退。公遂爲學士。明年，與蘇易簡同知貢舉，拜主客郎中、學士如故。以疾辭職，授右諫議大夫，知潁州。會歲大饑，公發倉廩以賑濟，且上言州界民轉徙逃去者甚衆，申訴失時，無以爲賦租，故逃不問，有狀無狀，復額經檢，未經檢一切賜當年田租，以安流亡。書奏不報，而被召，乃以狀上中書力言之，上始詔有司從公請。公雖去，而所活與安存蓋千萬數。奏疏與上中書狀及三司牒見存。真宗皇帝將爲皇太子，先以壽王尹京公由諫議大夫爲開封府判官，及置東宮官屬，詔兼太子右庶子，遷給事中。其出入輔導，咨訪謀畫，從容與皇太子議論，陰爲天下之賜者甚衆。而慎重周密，世莫得而聞也。真宗皇帝卽位，遂授尚書工部侍郎、祕書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公自爲他官時，以嚴正稱，及爲京尹，上亦知人以嚴正憚公。故宮府常從爲廷職，授外任者必遣至公所，戒勅而後使行。會有貴人以攀附居近職，放恣不法，民家子旣定婚，輒強買之。公請對具言放恣無狀，卒得民家子還其父母，使成婚。公之請對也，事連翰林學士王禹偁，故其人日夜訴公禹偁于上前，久之，公罷開封府，以禮部侍郎復入翰林爲學士，請出，遂以尚

書兵部侍郎知潞州而禹偁亦罷職知黃州歲滿召入爲翰林侍讀學士兼祕書監契丹謀入邊上以御劄詔百官言事時中外久安承太祖太宗休養生息之後府庫廩庾充實財賦贍足雖有邊難而興造建設恩賜如平日公預以爲憂乃言五事應詔四事論遣將用兵使命轉餉一事指言財用大略以國家穀帛金錢儲峙徧于天下觀之平日常若有餘軍旅既興則虞不足蓋俄頃之費或至萬金半夜傳餐卽須千數散亡抄掠尙未敢論臣若不極言其理則兵未罷而財先匱何以枝梧乞申言有司惟英雄才武籌策之人或陷陣摧堅執俘折馘與夫瘡殘死事有功朝廷並厚其祿廩豐以貨財府庫囷倉無所愛惜其如貴近恩澤僧佛施利技巧麤蠹土木修營左右無厭之求後宮靡曼之費願一切罷去以贍軍需非惟事之當然因可得人之死力書奏上納用之公善談論美風采疎眉隆準望之如冠玉常寫九經子史字皆方寸手自讎校日以爲常無復出處之慮而耆年厚德上益尊禮之會李沆卒中書無宰相上欲用公爲相乃先以公爲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公入謝上曰未也行以卿爲相矣頓首辭謝上曰朕以卿爲相豈特今日然國家多事誰可與卿並爲相者公復頓首辭謝曰宰相者非可以假人也必有宰相之器然後可以寄宰相之事如臣駑朽豈足勝任寇準兼資忠義臨事不惑此宰相器也上曰準固朕意所在而人言其性剛使氣難用奈何公曰準嘗自任以重復尙氣節不爲流俗所悅或致人言然方今中國之民蒙陛下聖德耕桑戮力安樂無事而西北撓槍獨未有寧歲如準器識朝臣無出其上通達善謀能決大事此正宜用準之秋也臣竊以爲無難者上曰雖然當藉卿宿德以鎮之不三旬公遂以本官平章事寇準